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士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報子行過東里過鄧

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借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為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曉字下音廢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美異犬豕之

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讖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

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華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亭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備

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

之使焉

不能知眾人之所知不能為眾人之所能

群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

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為心者也故明者

為規聽者為聰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

无事焉荀繁謂傅擬夏侯玄曰子等在世

榮問功名勝我識滅我耳報玄曰夫能成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

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莫於焉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為理因眾物以為用使難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

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

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

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眾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

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

使形者也治土木金華以為器治聲樂書

數以為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

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為利者必无

之以為用迺能總而一之蓋有為則有所

不能為无為則无所不為故曰位之者无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鄧  
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  
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

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  
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圃故以養養之義難  
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  
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為也彼且以是為大豕之類宜乎伯豐  
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  
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  
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  
莫能相無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  
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  
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  
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  
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  
之所知而有知者為之用不强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為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  
易我係勞勞形林心為事耶老氏所謂用人  
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也王作  
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也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  
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  
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  
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  
虛曰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  
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  
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味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  
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虛曰與新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  
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  
神全則无為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  
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特能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為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為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見則視乎冥冥無以異於見與新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聞則聽乎無聲無以異於聞與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為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薪者不為明目而學昧者必先見與薪聞鐘者不為聽耳學聽者必先聞鐘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無難矣唯其無難故名無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無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年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莫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年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先一定之家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為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與谷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詬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龍弟子詬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夫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元絕落處前箭著朔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基衛之箭鳥號者黃帝弓也基者地名也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夫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與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蹉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彦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類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理事之彙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睚不睫者矢勢至睫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聞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朔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詭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為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

有物不盡

在於彙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吸元氣之浩茫派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積而不輕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私通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

孫積未嘗有母此不辯

盧曰謂之孫積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有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誦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元也無指則皆至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焉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孫積未嘗有母非孫積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於嗚皆條也十二

謂龍之言元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避辭告退也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為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為

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睇故不

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  
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  
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  
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  
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  
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為大  
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  
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  
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雖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為至達則  
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  
以為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為至  
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  
以此也夫龍之為人行无評學无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與所以  
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臨起之  
射其妻矢注眸子而睚不睚斯謂之盡矢  
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  
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孫  
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  
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眾竅故歟雖然公  
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  
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  
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  
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  
天之適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

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  
之命王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

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

恐不益於物若蕪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

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

以為失知天之運四時成馬如地之載萬

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

夫能无私也禪大位而不悛受大位而不

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

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

兆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猶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為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為者乃能治之不能為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為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已與不願戴已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為帝也以黃屋為非心舜之為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為堯舜哉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

○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虛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爽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虛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 唯志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虛曰欲得善為此道者體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虛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  
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  
兩忘有無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  
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  
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然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盧曰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  
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  
者此乃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  
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  
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無為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為者而無不為也若兀然如聚  
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  
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

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

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  
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

道若物也物茲遠於道所謂物自遠道道  
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  
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處

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  
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

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  
智以求之非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

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

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

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  
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為則无能之巧

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  
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為豈道也哉故曰  
雖无為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  
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

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感其自愛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

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  
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

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  
遠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違物

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  
則視聽雖詳只為瞽盲心力有所不用即

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鳥  
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

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立天地之間而不觀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窮冥之間而莫窺其朕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為真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為是為真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蔽於莫為豈所謂道者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德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 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所見以限物是以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虛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以改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談則湯之所問華之所答固未易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於士神其選度乃以是篇所議為迂誕故說非君子之言直俗學之弊難與者異異哉

殷湯問於夏華華字其曰古初有物乎疑直  
而夏華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華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靡然都无所措言也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為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為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无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徒不留物逝无舍昔日以為今者今日視之則為古矣今日以為今者後日視之則為古矣然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